

假如我能买房

昨天买了份房地产报，快速浏览了一下，舌头半天没缩回去。房价又噌噌的上去了。截。二手房，在亚运村小营一带，居然也可以卖到7000元/平方米。那个破地方在我的印象里，也就是个城乡结合处，比较脏，每到傍晚，不时有面目可疑的人晃来晃去。就这么一个地方，假如要拥有一套小一点的两房一厅，居然也得要100万。关于金钱，我没什么概念。好在比较喜欢具象思维，赶紧换算一下，想起来比较容易。

假如我是个农民，一个人，有一亩地已经不错了。一年种两次，一次小麦，一次玉米，一年能挣个800块，再加上养一群鸭子，卖点鸭蛋，估计最多也就能挣1000块。想要在上海那郊区买套像样的房子，我得不吃不喝地耕种1000年。到那时候，共产主义该实现了吧？

假如我是个工人，没有下岗，一个月拿800块钱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结婚，不吃饭。渴了喝凉水，饿了吃烂菜叶，冷了拣破麻袋穿，总之，一分钱不花，在房价不上涨的前提下，要买那样的房子，得连续工作100年。估计，没什么工厂要这么老的工人。

假如我是个公务员，混得很一般，一个月2500块，也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吃饭，还不贪污，不受贿，不挪用公款，要想买那样的房子，我得熬上33年。估计刚买了房子，就得退休了，而且极有可能因为营养不良而迅速逝世。

假如我是个撰稿人，而且混得还不错，每两个字一块钱，我也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吃饭，也不泡文学女青年，要想买那样的房子，我得连续写2000000字，而且还得保证字字有人要。假如连构思带写带修改，每小时可以顺利完成2000字，那么就连续写1000小时，在WORD文档上连续写2000页。我明白了，为什么写字的人容易夭折？憋的。

假如我是妓女，姿色一般，平均每次收获200块，我也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吃饭，不得性病，不养小白脸，要想买那样的房子，我得连续接5000次客人。假如每天接客两人（含法定节假日），那得连续奋战2500天，费时7年左右。

假如我是抢劫犯，手段一般，眼神一般，每次出手抢得1000元，我也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吃饭，不找女人，不被抓住，要想买那样的房子，得连续作案1000次，假如每星期作案一次，那得连续作案18年。

假如我是商人，我连吃带喝也抽烟也喝酒也吃饭也得性病也养小蜜，只要我有本事贷到款，在房子刚出来的时候，噼里啪啦的付上头款，和同伙一起哄抬，不出两年，几套房子就都到手了。

我说这些，并不想发牢骚。我只想说，土地这东西，都属于国家资源，首要的功用，是为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提供服务。在合法的政策下，再加上自己的手段，利用国家资源为自己挣钱，这并没有太大的罪过。只是，凡是必须有个度。任何一个国家，两极分化得厉害，都不是个太好的兆头。当一个城市里的大多数人挤到城市的边缘时，这便是罪过的一种，和英国的圈地运动并不两样。

我们再想一想，两极分化是怎么形成的？看看以上购房的时限，答案就呼之欲出了。一个普通的公民，他辛辛苦苦地工作一辈子，赚得那点可怜的钱，被祖国拿去一部分，被房地产商拿去一部分，最后再被炒房者拿去一部分，这两极要想不分化，也很困难。想想那些在城市里奋斗多年的普通人，几乎大部分人都背上沉重的房贷包袱。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命运。

我并不是非议国家不可以从土地中获取利益。只是，大众之财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假如你获取了这些收入，却无法保障大多数人住上满意的房子，那么这“取”，也取得不直气壮。或许，我这点想法有点愤青，只是，前两天看新闻，都说宪法有进步了，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了。我想，这还是有因果关系——前提是，你首先得保障大多数百姓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。假如大伙为了一套破房子都累得死去活来，你还有什么好保护的？世界上，没有绝对公正的法律，物质控制能力决定了其走向，我不能说普通百姓就不收益了，然而，在这个

法令下受益最大的，是大多数还是少数人？

耕者有其田，居者有所，这历来都是百姓对于一个国家最起码的要求。不知为何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例子，记得很不清晰了——似乎是在老俄罗斯，一个穷人没饭吃，偷了一块面包。在当时，这可是大罪。其结局是，他并没有被定罪，原因是，当一个国家无法为其人民提供生存条件，为了生存，他偷窃了，真正有罪的不是他，而是这个国家。